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161



風俗通義序



柳府柱衡
浦氏書齋記

昔仲尼沒而微言闕，七十子喪而大義飛，重遭戰國約從連橫，好惡殊心，真偽紛爭，故春秋分為五詩，今為四易，有數家之傳。

展化通義卷一
茲以諸子百家之言紛然散亂
莫知所從漢興儒者競復以說
會意為之章句家有五六皆析
文便辭彌以馳遠綴文之士雜
龍音辨訓註說難轉相陵高積

如丘山可謂繁富者矣而至於
俗間行語衆所共傳積非習貫
莫能原察今王室大壞九州幅
裂亂靡有定生民無幾私懼後
道益以迷昧聊以不才舉爾所

風俗通卷二
知方以類聚凡一十卷謂之風俗通義言通於流俗之過謬而事該之於義理也風者天氣有寒煖地形有陰易水泉有美惡草木有剛柔也俗者含血之類

像之而生故言語歌謳異聲鼓舞動作殊形或直或邪或善或淫也聖人作而均齊之咸歸於正聖人廢則還其本俗尚書天子巡狩至於岱宗親諸侯見百

年命大師陳詩以觀民風俗孝
經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傳曰
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
政人殊服繇此言之為政之要
解風正俗最其上也周秦當以

歲八月遣輜軒之使求異代方
言還奏籍之藏於祕室及羸氏
之亡遺脫漏棄無見之者蜀人
嚴君平有千餘言林閭翁孺才
有梗概之法揚雄好之天下孝

廉衛卒交會周章質問以次注
續二十七年爾乃治正凡九千
字其所發明猶未若爾雅之闕
襲也張竦以為縣諸日月不刊
之書予實頑闇無能述演豈敢

於斯人哉顧推述作之功
故聊先啟之耳昔為齊王畫者
王問畫孰竄難竄易曰犬馬竄
難鬼魅竄易犬馬旦暮在人
之前不類不可類之故難鬼魅無

各取又五

形無形者不見故易今俗語雖
云浮淺然賢愚所共咨論有似
犬馬其為難矣并綜事宣於今
者孔子稱夸苟有過人必知之
俾謂明哲幸詳覽焉

漢泰山太守南頓應劭撰

風
通義目錄

皇霸卷一

三皇

五帝

三王

五伯

六國

正失卷二

樂正后夔一足

風

目錄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封泰山禪梁父

葉令祠

燕太子丹

孝文帝

東方朔

淮南王安神仙

王陽能鑄黃金

宋均令虎渡江

彭城相袁元服

愆禮卷三

九江太守武陵戴

大將軍掾燉煌宣慶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

弘農太守河內吳匡

河南尹太守羊翮祖

太原郝子廉

南陽張伯大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

公車徵士豫章徐孺子

過譽卷四

長沙太守汝南郗暉

司馬潁川韓穰

太原周黨

汝南陳茂

度遼將軍皇甫規

南陽五世公

汝南戴幼

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

十反卷五

太尉沛國劉矩叔

陽翟令左馮翊田擘

汝南范滂孟博

東郡太守汝南范滂伯

安平相汝南郗朗伯

巴郡太守太山但望伯門

高唐令樂安周糾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

河內太守府廬江尚景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

宗正南陽劉祖

聘士彭城姜肱

趙相汝南李統

司徒九江朱俛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

聲音卷六

商 角 宮 徵 羽 壘 壘

簫 簾 簫 簣 竿 批 笛 缶 筑
把

箏 空 琴 瑟 鐘 磬 琴 管 鼓
侯

凡谷通
目錄

籟

菴

菴

窮通卷一

孔子

孟軻

虞仲

孟嘗君

韓信

韓安國

李廣

太尉沛國劉矩

司徒中山祝恬

司徒潁川韓演

太傅汝南陳蕃

祀典卷八

先農

社神

凡谷通
目錄

稷神

靈星

竈神

風伯

雨師

挑梗

葦茨

畫虎

雄雞

殺拘磔邑四門

臘

臘

臘

臘

司命

怪神卷九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城陽景王祠

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

會稽俗多淫祀

鮑君神

李君神

石賢士神

世間多有亡人鯁持其家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

世間多有狗作變怪

世間多有精物

世間多有伐木出血以為怪者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蛇

山澤卷十

五嶽

四瀆

林

麓

沛湖陂渠溝

京陵丘墟阜培藪澤沈

風俗通

目録

風俗通義卷一

皇霸

蓋天地剖分萬物萌毓非有典藝之文堅基可據推當今以覽太古自昭昭而本冥冥乃欲審其事而建其論董其是非而綜其詳矣言也實為難哉故易紀三皇書叙唐虞惟天為大唯堯則之魏魏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自是以來載籍昭哲然而立談者人異綴文者家舛斯乃揚朱爨於歧路墨翟悲於練素者也是以上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皇四朝

述三皇下紀六國備其終始曰皇霸

簡勁有資

三皇

春秋運斗樞說伏羲女媧神農是三皇也皇者大天不言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三皇垂拱無為設言而民不違道德玄泊有似皇夫
 故稱曰皇皇者中也光也弘也會弘發中開陰陽布副正含皇極
 其施光明指天畫地神化潛通煌煌盛美不可勝量禮號謚記說
 伏羲祝融神農令文嘉記處戲燧人神農伏者別也變也戲者獻
 也法也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
 義也燧人始鑽木取火炮生為熟食人無復腹疾有異於禽獸遂

天之意故曰遠人也神農神者信也農者濃也始作耒耜教民耕
 種美其衣食德濃厚若神故為神農也尚書大傳說遠人為遠皇
 伏羲為戲皇神農為農皇也遠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遠
 皇於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
 成也神農悉地力種黍稷故託農皇於地天地人道備而三五之
 運興矣

謹按易稱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
 於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結繩為經絜以
 佃以漁伏羲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

教天下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唯獨叙二皇不及遂人遂人功重於祝融女媧文明大見大傳之義斯近之矣

五帝

易傳禮記春秋國語太史公記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五帝也

謹按易尚書大傳天立五帝以為相四時施生法度明察春夏變賞秋冬刑罰帝者任德設刑以則象之言其能行天道舉錯審諦黃帝始制冠冕垂衣裳上棟下宇以避風雨禮文法度興

事創業黃者光也厚也中和之色德四季與地同功故先黃以別之也顯者專也頊者信也言其承易文之以質使天下蒙化皆貴貞慈也嚳者考也成也言其考明法度醇美嚳然若酒之芬香也堯者高也饒也言其隆興煥炳最高明也推行道德舜者推也言其循堯緒也

三王

禮疏謚記說夏禹殷湯周武王是三王也尚書說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詩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儀刑文二萬國作孚春秋說王者執謂文王也

古只如
今日幸
情理俱

謹按易稱湯武革命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擒紂於牧之野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詩云亮彼武王蕞伐大商勝殷過劉者定武功由是言之武王審矣論語文王率殷之叛國以服事殷時尚臣屬何緣便得列三王哉經美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王業始兆於此耳俗儒新生不能採錄多其辯論至於訟閱大王王季皆見追號豈可復謂已王乎禹者輔也輔纘舜後庶績洪茂自堯以上王者也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論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更制不知名著故因名焉經曰有緇在下曰虞舜金曰伯禹禹平水土是也

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毫為商成就王道天下燦然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割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王者性也為天下所歸性也

五霸

春秋說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五霸也謹按春秋左氏傳夏后太康娛於耽樂不循民事諸侯階差於是眾吾氏乃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也大彭氏豕韋氏復續其緒所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責言楚之罪復青茅之貢晉文為踐土之會脩朝聘

之禮納裳冠帶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其賜又曰齊桓
 正而不譎晉文譎而不正至於三國既無嘆譽一言而繆公受
 鄭甘言置我而去違黃髮之訖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
 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襄公不度德量力慕
 名而不察實六鷁五石先著其異覆軍殘身終為穆姜在王借
 號自下摩上觀兵京師問鼎輕重恃疆肆忿幾亡宋國易子析
 骸厥禍亦巨皆無興微繼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
 察其本末至書於竹帛同之伯功或誤後生豈不暗乎伯者長
 也白也言其咸建五長功實明白或曰霸者把也駁也言把持

天子政令糾率同盟也桓公問管仲吾何君也對曰狄困於衛
 復兵不救瀕滅乃往存之仁不純為霸君也蓋三統者天地人
 之始道之大綱也五行者品物之宗也道以三興德以五成故
 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至道不遠三五復反譬若循連綴順鼎耳
 窮則反本終則復始也

五伯以今之諸侯得各取原非聖人所深取得此辨更於各
 教有裨

六國

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清蓋孕

楚國

風俗通

卷一

五

不二千
言此始
之悉倫
讀此則
大史公
矣

而三年不膏啟其左脅，三人出焉，啟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羊，其後有管能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勳勞而封熊繹於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懷王佞臣上官子蘭斥遠忠臣，屈原作離騷之賦，自投汨羅水，因為張儀所欺，客死於秦，到王負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戶，以秦必楚，自顛項至負芻六十四世，凡千六百一十六載。

燕召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召公於燕，成王時入，據三公出為二伯，自陝以西召公主之，當農桑之時重為所煬，勞不吝鄉亭止於棠林之下，聽訟決獄，百姓各得其所，壽百九十餘，乃卒，後人

其德美愛其樹，而不敢伐，詩甘棠之所作也。九世稱侯，八世稱公，十世稱王，到王喜為秦所滅，燕外迫蠻貊，內作齊晉，墻嘔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然社稷而食者八九百載於姬姓，獨後之非盛德之遺烈，豈其然乎？

韓之先與周同姓，武子事晉，獻公封於韓原，因以為姓，韓厥因卜者之繇，陳成季之功，紹趙氏之孤，建陳嬰之義，為晉名卿，定天所相，其四代始與趙魏俱得列為諸侯矣。五世稱王，到王安為秦所滅，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畢公與周同姓，武王滅紂封高於畢，因以

為姓其裔孫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伐魏滅之以封焉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魏大名也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以是有眾不亦宜乎其六世稱侯侯之孫厲王到王假為秦所滅

趙之先與秦同祖其裔孫曰造父於周穆王為御驂騮驟耳之乘西謁西王母東滅徐偃王日馳千里帝念其功賜以趙城因以為姓子叔帶始生周事晉其後簡子地過於諸侯權重於晉君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惧呼鑿扁鵲視之出董安于問扁鵲曰血脉治也勿怪昔秦穆公嘗知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

與曰我之帝既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我晉國且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於老而次霸者之子且令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告之秦策於是出夫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之敗秦師於穀而歸縱淫此子所聞今主君之病與之同不出三日病必間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語木夫曰我之帝所樂與百神遊於鈞天廣樂於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有一熊欲援我射之中能必有羅來我又射之中羅成帝甚嘉之賜我二笥皆有歌吾見兒在帝側屬我翟大曰及汝子之壯也以賜之帝告我晉國且衰十世而公嬴姓將大敗周人於范魁之西亦不飲有也董

要於受言而蔽之以扁鵲之言告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他日簡
 子出有入當道碑之不去從者將及當道者曰吾有欲謁於主君
 從者以聞簡子召之曰嚳吾有所見子嚳也當道者曰是左右願
 有以謁簡子身入當道者曰主君之病臣在帝側簡子曰然子之
 見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羆皆效簡子曰是且何也當
 道者曰晉國且大難主君省之帝令主滅二卿夫熊羆皆其祖也
 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主君之子將冠二國
 於翟皆子姓也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屬我一翟犬曰及汝子之
 長以賜之夫兒何說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代

之先也主君之子其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華政而胡服并
 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
 遂不見無幾范中行作亂簡子滅之此熊之效應也簡子卒無郵
 立是為襄子智伯攻襄子襄子奔之保晉陽原過從後至王澤見
 二人自帶以上不可見與原過竹三節莫通為我以具遺趙無恤
 原過既至以告襄子齋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無恤余霍太山
 陽侯木吏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及滅智氏亦立我三百邑余將使
 賜若林胡之地至於後世且有仇主赤黑龍而鳥屬鬚有鬚鬣大
 鷹太勺修下而馮上在任介棄奄有河室至於休溷諸貉南在晉

別北城黑姑，襄子再拜受三神之令。三國攻晉陽，歲餘乃以汾水灌其城，城不沒者三板。城中懸釜而炊，易子而食。張孟談乃夜出見韓魏，韓魏反與合謀而滅智氏，共分其地。於是趙北有代，南并知山，遠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霍太山，至武靈王竟胡服騎射，辟地千里，到王遷信秦反閉之言，殺其良將李牧，而任趙括，遂為所滅。此童謠曰：趙為號，秦為笑，以為不信視地上生毛。

陳完字敬仲，陳厲公之子也。初懿氏卜妻之，其繇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為。之後將育，于妻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周史有以周易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

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以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厲公為蔡所滅，殺國內亂，完奔于齊。齊侯以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故其不聞教訓而免諸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誅。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曰：以貳辭曰：日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繼於淫，仁也。桓公嘉之，愛敬且新，位比高國，始食田采，姓田氏焉。六世田成殺簡公，其三世曰和，遷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祠太公以下。後魏文侯乃使使言周天子及諸侯列

言於周室其孫曰威王到王建用若勝之計又賓客多受秦金勸
 正朝秦不修戰備秦兵平去入臨萬民無敢格有遷王建於共國
 人歌之曰松耶柏耶垣而建共者客耶疾建用客之不詳也

謹按戰國策太史公記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
 戮力以強周室有席卷天下囊括八荒之意當是之時商君佐
 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時猛將銳卒因間伺隙略
 定西河之城南并漢中西定巴蜀東割膏腴之壤收要害之郡
 諸侯恐懼會盟而謀不受尊爵重寶以致天下之士當此之時
 齊有孟嘗越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夫四豪者皆明智而

忠信寬厚愛人燕韓魏趙宋衛中山之衆其後復有甯越籍
 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陳軫召滑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廉
 頗之屬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軍攻秦秦人開關延敵
 六國之師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一矢遺鏃之費而關東已困於
 是從散約敗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弊及至始皇承
 六世之遺烈抗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叱諸侯履至尊而制
 六合兼帝皇而威四海于時謀者恨楚之疏遠屈原魏不用公
 子無忌故國削以至於亡秦因愚弱之極運震電之蕭條混壹
 海內為漢驅除蓋乘天之所壞誰能支之雖阿衡宰政責育駉

我何益於事且有強兵良謀禎襲總踵每輒挫衄亦足以祛救
啟蒙矣始皇自以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萬世之業也遂恣
睢擅其矯任其私知坑儒燬書以愚其黔首竄書肆欲力後無
饜毒流諸夏亂延蠻貊由是二世絕祀以成大漢之資高祖殘
祚四海人安世宗攘夷境崇演禮學制度文章冠於百王矣
觀秦六世枯槁而始得至始皇下身驕奢而遂失賢愚興廢
寔人為之天何心哉

風俗通義卷二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正失

孔子曰衆善為必察之衆惡為必察之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
紂不勝其惡傳言失指圖景失形衆口鑠金積毀消骨久矣其患
之也是故樂正后夔有一足之論晉師已亥渡河有三家之文非
夫大聖至明孰能原析之乎論語名不正則言不順易稱失之毫
釐差以千里故紂其繆曰正失也

正失

風俗通

卷二

寡數語而悠然自足

樂正后夔一足

俗說夔一足而用精專故能調暢於音樂

謹按呂氏春秋魯哀公問於孔子樂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以夔為樂正始治六律和均五聲以通八風而天下服重黎又薦能為音者舜曰夫樂天地之精得失之節故唯聖人為能和樂之本夔能和之平天下若夔一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行

引證明透足破千古之疑

丁氏家穿井得一人

俗說丁氏家穿井得一人於井中也

謹按呂氏春秋宋丁氏無井常一人溉汲於外及自穿井喜而告之吾穿井得一人傳之聞於宋君公問其故對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

善析疑義可為讀古之法

封泰山禘梁父

俗說岱宗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年壽修短武帝拔策得十八因讀曰八十其後果用者長武帝出壘印石其有兆朕奉車子侯即

及其印乃止武帝畏惡亦殺去之封禪書說黃帝升封泰山於是
 有龍垂鬚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者七十餘人小臣
 獨不得上乃悉持龍鬚拔墮黃帝之弓小臣百姓仰望黃帝不能
 復乃抱其弓而號故後世因曰烏號弓孝武皇帝時齊人公孫卿
 言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今曆正值黃帝之日聖主亦當上封則
 能神仙矣

謹按尚書禮天子巡狩歲二月至於岱宗孔子稱封泰山禪梁
 父可得而效七十有二蓋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下太平功
 成封禪以告乎也所以必於岱宗者長萬物之宗陰陽交茂獨

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偏天下惟泰山乎封者立石高一
 丈一尺尅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名以仁四守
 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賦與天下無極人民蕃息
 天祿永得祭上玄尊而俎生魚蠶廣十二丈高三尺階三等必
 於其土示增高也尅石紀號著已績也或曰金泥銀繩印之墾
 下禪梁父禮祠地主去事之殺示增廣也禪謂壇墠當有所與
 也三皇禪於繹繹明已功成而去德者居之繹繹者無所指斥
 也五帝禪於亭亭德不及於皇亭亭各山其身禪予聖人三子
 禪於梁父者信父者子言父子相信與也孝武皇帝封廣文二

尺高九尺其下有玉牒書秘書江淮間一茅三脊為神籍五色
 土益禱封綬遠方奇獸飛禽及白雉加祠兕牛畢象之屬其享
 曰天增授皇帝泰元神策周而復始皇帝敬拜泰靈其夜有光
 如流星晝有白雲起封中於是作明堂汶上令諸侯各治邸車
 駕前後五至祠以元鼎六年告封改為元封武帝已年四十七
 矣何緣反更得十八也就若所云明神禍福必有徵應獲時倒
 讀焉能詭招期乎奉車子侯驂乘上下臣不預封事何曰捺印
 沒石乃止暴病而死悼傷無已又言武帝與仙人對博暮沒石
 中馬蹄迹處于今尚存虛妄若此非一事也予以空偽承之東

知素六載數聘祈祠咨問長老賢通上泰山者云謂願虛冠
 石文昧難知也殊無有金篋手牒授靈之事春秋以為傳聞不
 如親見見之人斯為審矣傳曰五帝聖焉必三王仁焉必五伯
 智焉必其隕落崩薨之日不能減至百年詩云三后在天論語
 曰古皆沒太史記黃帝築於橋山騎龍升天豈不怪乎烏號鳥
 者柘桑之林枝條暢茂烏登其上下垂著地烏適飛去後從撥
 殺取以為弓因名烏號耳

古今妄誕淘洗欲盡

葉令福

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東王喬遷為葉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帝怪其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史侯望言其臨至時常有雙鳧從南飛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為耳使高友識視四年中所賜尚書官龜履也每當朝時葉門鼓不擊自鳴聞於京師浚天下下玉棺於廳事前令臣吏試入終不動搖喬曰天帝獨欲召我沐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夜夢於城東土自成墳縣中牛皆流汗吐舌而人無知者號葉君祠牧子班鑄皆先謁拜東民祈禱無不如意若有違犯立得禍明帝迎取其鼓置都亭下略無音聲但云葉太史侯望在上西門上遂以占星辰省察氣祥言此令

即魯人王喬者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沈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於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豚作亂子西子期劫惠王以兵葉公自葉而入至於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歸國人以王君如望慈父毋為盜賊之夫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歸乃專而進又遇一人曰何為冒國人至君如望歲焉日日以幾若見君面是得姓也人知不效其亦無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於國而又揆而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之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反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子葉及

其然也葉人追息而立祠功施於民以勞定國燕茲二事因祠
典之所先也此乃春秋之時何有近孝明乎周書稱靈王太子
晉幼有威怒聰明博達師曠與言弗能尚也晉年十五頌而問
曰吾聞太師能知人年之短長也師曠對曰女色赤白女聲清
女色不壽晉曰然吾後三年將上窺于天文慎無言禍將及女
其後太子果歿孔子聞之曰惜夫殺吾君也後世以其自豫知其
其歿傳稱王子喬仙成人問仙楊雄以為虛義神農黃帝堯舜
殞落文王箕畢孔子葬魯城之北獨不受其歿乎知非人之所
能也生乎生乎吾恐名生而實歿也國家畏天之威思求遺告

故於上西門城上候望近太史寺令丞躬親靈臺位國之陽之
交別在宮中俱有得失故參之也何有伺一飛鳧遂建其處乎
世之矯誣豈一事哉

燕太子丹天為雨粟烏頭白馬生角厨人生害足井上株木

跳度瀆

俗說燕太子丹為質於秦始皇執欲殺之言能致此瑞者可得乎
石丹有神靈天為感應於是遣使歸國

謹按太史記燕太子丹與秦始皇遇之益不善丹恐而亡歸歸
求勇士刺軻秦武陽函樊於期之首貢督上凡之地圖秦王大悅

禮而見之變起兩極之間事敗而荆軻立成始皇大怒乃士發
兵伐燕燕主走保遼東使使斬丹以謝秦燕亦遂成丹畏效逃
歸耳自為其父刃戮手足圯絕安在其能使兩粟其餘云云乎
原其所以有茲語者丹定好士無所受快也故閭閻小論訪成
之耳

俗僧飾言梁武帝成佛亦猶此也

孝文帝

孝成皇帝好詩書通覽古今間習朝廷儀體尤善漢家法度故事
常見中壘校尉劉向以世俗多傳道孝文皇帝小生於軍及與大

有識不知父所在日祭於代東門外高帝數夢見一兒祭已使使
至代求之果得文帝立為代王及後徵到後期不得立日為再中
及即位為天子躬自節儉集上書囊以為前殿帷常居明光宮聽
政為皇太后持三年服廬五枕塊如禮至以喪大病知後子不
能行三年之夜更制三十六日服治天下致升平斷獄三百人粟
升一錢有此事不向對曰皆不然

謹按漢高三年魏主豹叛漢附楚漢使大將韓信擊虜豹姊溥
夫人傳詣雜陽織室漢王見薄姬內後宮幸之生文帝一年而
為王者子常居宮闕內不棄捐軍中祭代東門高皇后八年後

文帝好
黃老非

九月己酉夕即位就未央幸前殿下赦令即位時以昏夜日不
再中文帝雖節儉未央前殿至奢雕文五采畫華壞壁璫軒檻
皆飾以黃金其勢不可以書囊為惟奢儉好醜不相副俾又文
帝以後元年六月己亥崩未央宮在時平常聽政宣室不居明
光宮及皇太后薄后以孝景二年四月壬子薨葬南陵文帝先太
后崩不為皇太后薄后持三年服文帝遵漢家基業初定重承軍
旅之後百姓新免於干戈之難故文帝宜日修秦餘政教輕刑
事少典之休息以儉約節欲自持初開籍田躬勸農耕桑務民
之本即位十餘年時五穀豐熟百姓足倉廩寔蓄積有餘然文

自異也
蓋徒蕭
曹一脈
中得來

帝本脩黃老之言不甚好儒術其治尚清淨無為以故禮樂靡
序未脩民俗未能大化苟溫飽完給所謂治安之國也其後匈
奴數犯塞侵擾邊境單于沒入寇掠賊害北地都尉殺略吏民
係虜老弱驅畜產燒積聚候騎至甘泉烽火通長安京師震動
無不憂懣是時大發興材官騎士十餘萬軍長安帝遣丞相灌
嬰擊匈奴文帝自勞兵至太原代郡由是北邊置屯待戰設備
備胡兵連不能轉輸絡繹費損虛耗因以年歲穀不登百姓飢
乏穀糶常至石五百時不升一錢前待詔賈捐之為孝元皇帝
言太宗時民賦四十斷獄四百餘案太宗時民重犯法治理不

能過中宗之世地節元年天下斷獄四萬七千餘人如捐之言
 復不類前世斷獄皆以萬數不三百人文帝即位二十三年日
 月薄蝕地震動毀壞民廬舍關東二十九山同日崩潰水出
 河決酸棗大風壞都雨雹如桃李沒者厚三尺狗馬及人皆生
 角大雪蝗蟲文帝下詔書曰間者陰陽不調日月薄蝕年穀不
 登大道早蝗飢饉之害謫見天地災及萬民丞相御史議可以
 助百姓之急推此事類似不及太宗之世不可以為升平上曰
 吾於臨朝統政施號令何如向未及對上謂向校尉帝師傅著
 舊洽聞親事先帝恐見三世得失事無善惡如聞知之其言勿

文帝之世雖不可謂之升平然不可謂之不升

有所隱向曰文帝時政頗遺失皆所謂悔悵小疵耶嘗讀過即
 署開中帥馮唐以趙將廉頗馬服唐言今雖有此人不能用也
 惟輦而去還歸禁中召責讓唐頓首陳言聞之於祖父道廉頗
 李牧為邊將市租諸入皆輸幕府而趙主不問多少日擊牛灑
 酒勞賜士大夫賞與有故能立威名今臣竊聞雲中太守魏尚
 邊之良將也匈奴常犯塞為寇尚追之吏士爭居前樂盡力
 斬首上功誤差數級下之吏尚竟抵罪由是言之雖得廉頗李
 牧不能用也及河東太守李布治郡有聲召欲以為御史大夫
 左右或毀言使酒後不用布見辭去自陳曰臣幸得待罪河東

無故而見徵召此人必以取用者既到無用此人亦有以毀傷臣者今以一人言則進之以一人言則退之臣恐天下有以見朝廷短也此文帝一短上有慙色卒遣布之官及太中大夫鄧通以佞幸吮癰瘍瘻汗見愛擬於至親賜以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為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蜀嚴種帽騎駿馬從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網雉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以為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疾及太中大夫賈誼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為人數廷譏之繇是疏遠

遷為長沙太傅既之官內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聞其尊顯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毀也成帝曰其治天下孰與孝宣皇帝向曰中宗之世政教明法令行邊境安四夷親單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樂其治過於太宗之時亦以遭遇匈奴賓服四夷和親也上曰後世皆言文帝治天下幾至太平其德比周成王此語何從生向對曰生於言事文帝禮言事者不傷其意羣臣無小大至即便從容言上止輦聽之其言可者稱善不可者喜笑而已言事多衰之後人遺文則以為然世之毀譽莫能得實審形者少隨聲者多或

至以無為有故曰堯舜不勝其善桀紂不勝其惡桀紂非殺父
與君也而世有殺君父者人皆無道如桀紂此不勝其惡故若
文帝之仁賢不勝其善世俗褒揚言其德以成王治幾太平也
然文帝之節儉約身以率先天下評論確當恐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此
亦通人難及似出於孝宣皇帝者也如其聰明遠識不忘敬十
年事翻持萬幾天資治理之材恐文帝亦且不及孝宣皇帝向
以為如此及至世間言文帝小生于軍中長大祭代東門外使
者求得之因立為代王徵當即位後期日為之中集上書囊
以為前殿惟常居光明宮聽政為薄太后持三年服治天下致

升平斷獄三百人粟一升一錢凡此十餘事皆俗人所長傳言
過其實及傳會或以為前皆非是如劉向言

東方朔

俗言東方朔大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
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言其神聖能興主霸之業變化
無常
謹按漢書東方朔平原人也孝武皇帝時招延賢良文學之士
待以不次之位故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衛鬻者於是朔請闕
自陳十二失父長養凡嫂年十三學書十四擊劍十六誦詩十

九習孫吳兵法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三長九尺三寸
 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如鮑叔信若尾生
 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由是見偉積
 益親幸官至大中大夫倡優畜之不豫國政劉向少時數問長
 老賢通於事及朔時人皆云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凡庸
 誦說故今後世多傳聞者而楊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
 德其流風遺書蔑始也然朔所以名過其實以其恢誕多端不
 名一行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非夷齊是抑
 惠其滑稽之雄乎朔之逢古射覆其事浮淺行於衆僅兒牧豎

明眼明
 識不以
 古人而
 寬之

莫不眩耀而後之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耳安在能神
 聖歷世為輔佐哉

淮南王安神仙

俗說淮南王安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作鴻賓苑秘枕中之
 書鑄成黃白白日升天

謹按漢書淮南王安天資辯博善為文辭孝武以屬諸父甚尊
 之招募方伎怪迂之人述神仙黃白之事財殫力屈無能成獲
 乃謀叛逆尅皇帝爾丞相將軍大夫已下叩漢使符節法冠趙
 王彭祖列侯讓等議曰安廢法行邪僻詐偽心以亂天下當惑

百姓背叛宗廟春秋無將將而必誅安罪重於將反形已定圖書印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丞相弘廷尉湯以聞上使宗正以符節治王安自殺太子諸所與謀皆取夷國除為九江郡親伏白刃與眾棄之安在其能神仙乎安所養士或頗漏亡耻其如此曰節詐說後人吹響遂傳行耳

安之事原不必辨而辨之更透

王陽能鑄黃金

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為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餘財去位家居

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

謹按太史記秦始皇欺於徐市之屬求三山於海中求神仙隱形體自謂想蓬萊而不免沙丘之禍孝武帝茲益迷謬文成五利慶之不疑妻以公主賜以甲第家累萬金身佩四印辭窮情得亦旋梟裂淮南王安銳精黃白庶幾輕舉卒離親伏白刃之罪劉向得其遺文奇而獻之成帝令典尚方鑄作事費甚多而方不驗効向大辟繫須冬獄兄陽成候乞入國半故得減死秦漢以天子之貴四海之富淮南竭一國之貢稅向假尚方之饒然不能有成者夫物之变化固自有極王陽何人獨能乎哉

數語足
致千古
之惑

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陽居官食祿雖為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怪之乃傳俗說班固之論陋於是矣

宋均令虎渡江

九江多虎百姓苦之前將募民捕取武吏以除賦課郡境界皆設陷奔浚太守宋均到乃移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鼯鼯在淵物性之所託故江淮之間有猛獸猶江北之有鷄豚今數為民害者咎在貪殘居職使然而反遂捕非政之本也壞檻窞勿復謀錄退貪殘進忠良後虎悉東渡江不為民害

謹按尚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擒紂於牧野言猛怒

如虎之奔赴也詩美南仲闕如哮虎易稱大人虎變其文炳君子豹變其文蔚傳曰山有猛虎草木茂長故天之所生備物致用非以傷人也然時為害者乃其政使然也今均思求其政舉清黜濁神明報應宜不為災江渡七里上下隨流近有二十餘虎山樞穴處毛鬣豈能犯陽侯凌濤瀨而橫厲哉俚語欲渡河無柰尾何舟人揖懼猶尚畏怖不敢迎上與之周旋云悉東渡誰指見者堯舜欽明在上稷契允懿於下當此時也寧復有虎耶若均登據三事德被四海虎豈可抱負相隨乃至鬼方絕域之地乎

古人皮屨處一毫不肯放過
欽城相表元服

俗說元服父字伯楚為光祿卿於服中生此子時年長矣不孝莫
大子無後故收舉之君子不隱其過因以服為字

謹按元服名賀汝南人也祖父名原為待中安帝始加元服百
官會賀臨殿垂出而孫適生喜其嘉會因名曰賀字元服原行
安為司徒忠蹇匪躬盡誠事國啟發和帝誅討竇氏中興以來
家為名宰原有堂構之稱矜於法度伯楚名彭清擬夷叔政則
冉季應典三郡致位上列賀早失母不復繼室云曾子失妻而

不娶曰吾不及尹言甫子不如伯奇以吉甫之賢伯奇之孝尚
有故遂之敗我何人哉及臨病困勅使留葬侍衛先公慎無迎
取汝母喪柩如亡者有知往來不難如其無知祇為煩耳虞舜
葬于蒼梧二妃不從經典明文勿違吾志清高舉動皆此類也
何其衣服中生子而名之賀者乎雖至愚人猶不云聖子為蕭
令周旋謁辭故司空宣伯應賢相把臂言易稱天地大德曰生
今俗間多有禁生三子者五月生者以為妨害父母服中子
犯禮傷孝莫肯收舉表元服功德爵位子孫巍巍仁君所見越
王勾踐民生三子與乳母孟嘗君對其父若不受命於天何不

高高乃誰能及者夫學問貴能行君體博雅政宜有異乎答曰齊
楚之事敬聞命矣至於元服其事如此明公既為鄉里超然遠
覽何為過聽晉諸葛蘭在心事乎於是欣然悅服續以太言苟有
過人必知之我能勝仲尼哉元服子夏甫前後徵命終不降志
臣作者之遺風矣正甫亦有重名今見沛相載德五世而被斯
言之玷恐多有宣公之論故備記其始終

風俗通義卷三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愆禮

夫聖人之制禮也事有其制曲有其防為其可傳為其可繼賢者
俯就俯就不肖不肖跋及是故子張過而子夏不及然則無愈子路喪姊基
而不除仲尼以為大譏况於忍能矯情直意而已也哉詩云不愆
不忘不忘率由舊章論語不為禮無以立故注近世苟妄曰愆禮也
九江太守武陵成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

慈母不
得與
以母者
亦非正
禮終
不夫為
孝子

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為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
我孤獨欲依親家子威再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
氏亦李又母與亡親同年會遇於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
為母

謹按禮繼母如母慈母如母謂繼父之室慈愛已皆有母道故
事之如母也何有道路之人而定省世間共傳丁蘭刻木而事
之今此之事豈不是似如仁人惻隱哀其無歸直可收養無事
正母之號耳

大將軍掾燉煌宣度為師大常張文明制杖

謹按禮記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淵若
喪子而無服至子路亦然請喪夫子如父而無服羣居則否今
人乃為制杖同之於父論者既不匡糾而云觀過知仁謂心之
哀惻終始一者也凡今杖者皆在權威之門至有家遭齊衰同
生之痛俯伏墳墓而不歸來真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也無他
也庶福報耳凡庸小生夫何譏稱然宣度涼州知名士吾是以
云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太言自同恩好
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為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謹按禮為遠妻杖重於宗也妻者既齊於已澄灑酒以養姑舅
 契濶中饋經理蠶織垂統傳重其為恩篤勤至矣且鳥獸之微
 尚有回翔之恩啁噍之痛何有於喪之感終始永絕而曾無惻
 容尚當內崩傷外自矜飭此為矯情偽之至也俚語婦歿腹悲
 唯身知之又言妻非禮所與此何禮也豈不悖哉太尉山陽王
 龔與諸子並杖太傅汝南陳蕃袁隗皆制衰經列在服位躬入
 隧哀以送之近得禮中王公諸子魏杖亦過矣

弘農太守河內兵匡伯康少服職事號為敏達為待御史與長樂
 少府黃瓊共佐清河王事文書印成甚嘉異之後匡去濟南相瓊

為司空此比援舉起家拜尚書遷弘農班詔勸耕道於澠池間瓊
 義雖高者免失
 夢即發喪制服上病載輦車還府

謹按春秋大夫出使聞父母之喪徐行而不反君追還之禮也
 匡雖為瓊所援舉由郡縣功曹州治中兵曹位朝廷尚書也凡
 所按選豈得復為君臣者耶今匡與瓊其是矣剖符守境勸民
 耕桑肆省寬疑和解讐怨國之大事所當勤恤而顧私恩傲狠
 自遂若宮車宴駕何以過茲論者不深察而歸之厚多有是言
 及其人患失而亦曰其然司空袁周陽舉首慈明有道太尉鄧
 伯條舉訾孟直方正三公夢皆制齊衰世非一然苟訾通傷於

義反責或舉者名位斥落子孫無繼多不親至何乃哀乎過與不及古人同稱吊服之制斯近之矣

河南尹太山羊翮祖在家平原相封子衡葬母子衡故臨太山數十日時翮祖去河南矣子衡四從子舅慈復為太山士大夫用此行者數百人皆齋衰經帶時與太尉府自劾歸家故侍御史胡毋季皮獨過相候求欲作裳謂君不為子衡作更何制服曰眾人羞此不可獨否又謂足下徑行自可令反相歷令子失禮僕豫愆古亦禮外之禮有吊服可依其制因謂裁縞冠績袍單衣定大為同作所非然穎川有識陳元方韓元長蔡母廣明威嘉是焉

禮士大
齊如也
齊能折
齊于社
齊不咸
齊士矣

謹按禮為舊君齊衰三月謂策名委質為臣使者也子衡臨部日淺無他功惠又非其身翮祖位則亞卿雅有令稱義當綱紀人倫為之節文而首倡導犯禮違制使東嶽一郡朦朦焉豈不愍哉由邨人失兄子鼻為之衰雖失於子衡歸於舅慈者矣太原郝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謹按易稱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語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士相見之禮替用膳雉受而不拒而交答焉唯祭飯然後拜之孔子食於施氏未嘗不能何有同生之家

風俗通

卷三

四

而顧錢者哉傷恩薄禮弊之至也孟軻識仲子吐鴟鷃之羨而食井上苦菜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於中食粟或問之此秦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世不之異惟其似旃孔子疾時貪昧退思狂狷捐者有所不為亦其介也

南陽張伯大鄧子敬小伯大三車以兄禮事之伯臥床上敬寢下小榻言常忘清且朝拜俱去鄉里居綠氏城中亦教授坐養聲價伯大為議即益州太守子敬辟司徒公車徵

謹按禮記十年兄事之五年肩隨之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朋友行術罔聞各長其儀也凡兄弟相愛尚同輿而出同床而

寢今相按三年取幸無骨血之屬坐作鬼怪且朝言怨論語恭而無禮則斃且晏平仲稱善與人交豈徒拜伏而已哉易設四科出處語默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民往而不能反二者各有所長而棄聖絕知避世保真當窟深山樂天知命今居滌氏息壤城郭往來帝都招延賓客無益誨人拱默而已飾虛矜為誑世耀名辭細耶巨終為利軌春秋譏宋伯姬女而不婦令二子胥胥遠大失矣

公車徵士汝南夏甫少舉孝廉為司徒掾人間之事無所關也其收閉戶塞牖不見賓客清且東向再拜朝其母念時時往就之予

亦不得見復喻拜乎頭不著巾身無單衣足常木屨食止壇菜云
我無益家事莫之能彊及母終亡不列服位

謹按孝經生事愛敬故事哀感一家之中踰若異域下沐闇拜
速於愛敬者矣祖載崩隧又不得送速於哀感者矣巾所以飾
首衣所以蔽形此乃士君子所以自別於夷狄者也唯喪者訟
者露首草舍餘曷有哉長沮一人避世之士猶止子路殺雞黍
見其子焉何有哉一室中不出戶庭以此為真斯亦焯焯鯉趨
而過庭聞詩聞禮而陳亢喜於得三不孚近之何乃若茲者乎
公直徵士豫章徐孺子此為太尉黃瓊所辟禮文有加孺子世

初不啓命瓊薨既葬負篋并涉齋一盤酸哭於墳前孫子琰故五
官中即將以長孫制杖聞有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廬哀泣而已
孺子無有謁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怪其故遣瓊門生茅季偉追請
辭謝終不肯還

謹按禮凡甲喪者既哭興踊進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
三千里越渡山川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酸墳前
是也訖當即其帳衾問勞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違儻見
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倏忽燕於路人昔黔敖忽於嗟來然君子
猶以為其嗟可去謝可食今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衣苦塊又

子琰雖
看士非
可知也

孺子到便詣墳無介夫何為哉

--	--	--

風俗通義卷四

漢汝南應劭著

明竟陵鍾惺評

過譽

孔子稱大哉中庸之為德其至已乎又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至
 於許以為直隱以為義枉以為厚偽以為名此衆人之所致譽而
 明主之所必計蓋觀過知仁謂中心篤誠而無妨於化者故置其
 違理曰過譽也

長沙太守汝南郗暉君章少時為郡功曹郡俗冬饗百里內縣皆

過譽

風俗通

卷四

齊牛酒到，在宴飲時，太守司徒歐陽欽臨饗禮，訖教曰：西部督郵
縣延天資忠貞，稟性公方，典部折衝，摧破姦雄，不嚴而治，書曰：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益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今與諸儒共論延功
顯之於朝，主簿讀教，戶吏引延受賜，憚前跪曰：司正舉能以君之
罪告謝于天明府，有言而誤，不可覆掩，按延資性貪邪，外方內圓，
明堂構姦，罔上害民，所在荒亂，虛而不治，怨慮並作，百姓苦之，而
明府以惡為善，股肱莫爭，此既無君，又復無臣，君自俱喪，孰與偏
有君，雖傾危，且子扶持，不至於亡，憚敢再拜奉觥，敬甚慙，
謹按禮諫有五，風為上，猶為下，故入則造膝，出則跪辭，善則稱

君過則稱已，暴諫，露言罪之大者，而歛於饗中，用延為吏，以此
亂朱大妨，王命造次，顛沛不及，諷諭雖舉，醜彊歛可行也，今憚
人見授任職，在昭德塞違，為官擇人，知延貪和罔上，害民所在
荒亂，怨慮並作，此為惡積愆，非一旦一夕之漸也，孔子以匹夫
朋侪無異，習射，嬰相之圃，三指而去者，過半汝南中士，大郡方
城四十，養老復教化之，至延姦豐彰著，無與比，崇臧文仲有言，
見無禮於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農夫之務去草也，何敢宿留
不即彈黜，姦佞而須於萬人之中，乃暴引之，是為陷君，君子不
臨深以為高，不因少以為多，况創病君父以為己功者哉，而論

若苟眩虛教以為羨談以南楚之界也其俗急疾有氣法然自
君章之沒轉相放式好于上休役以采名譽未浚論起於愛懼
政在陪隸也

司空穎川韓稜少時為郡主簿太守與被風病恍惚誤亂稜陰扶
輔其政出入二年署置教令無愆失與子嘗出勅欲轉徙吏稜執
不聽由是發露被署與免官稜坐禁固章帝即位一切原除也
謹按易稱守位以仁尚書無曠庶官詩云彼君子不素餐兮論
語陳方就列不能者止漢典史病百日應免所以卹民急病懲
俗通惡也今與官專任重經累千里當聽訟侍祠班詔勸課早

朝肝食夕惕若厲不以榮祿為樂而以黔首為憂位過招破靈
督其豐風疾恍惚有加無稜稜統機括知其虛實嘗聽上病以
禮選引何有上欺天子中誣方伯下誑吏民扶輔蒼龍政自己
出雖幸無調罪已不容於誅矣為久謀而不忠受人而以姑息
凡人不可况於君子乎上令典負貪昧之罪子被署用之愆章
問詢赫父子湮沒執事如此謂禮義何稜宜禁固終身中原非
是

太原周黨伯况少為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
報雖之義輟講下疑歸報讐到與卿佐相聞期閭且卿佐多世正

往使卿佐先拔刀於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割困乏佐服其義勇獲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其家即徑歸其立勇果乃至此是

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三月不出既瘳矣猶有憂色身無擇行口無擇言修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况被發則得就業卿佐雖云凶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為父兄取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任怒者哉既遠春秋之義殆今先祖不復血食不孝不智而西有之

歸其義勇其義何居

汝南陳茂君因為荊州刺史時南陽太守灌恂本名清能茂不宛城引車到城東為友人衛修母拜到州向先是茂客仕著格還到修家見修母婦說修坐事繫獄當死因詣府門移辭乞恩隨輩露首入坊中容止嚴恪鬚眉甚偉太守大驚不覺自起立賜巾延請甚嘉敬之即焉出修南陽士大夫謂恂能赦解修茂彈繩不繞修竟極罪恂亦以他事去南陽疾惡殺修為之語曰衛修有事陳茂治之衛修無事陳茂殺之

比華風
氣色漸
開骨人
之俗

謹按春秋王人之微處于諸侯之上坐則專席止則專館朱軒

駕駟威烈赫奕就恂素為官速謫當便入傳引見詰問紂其罪狀以時列聞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坐而俟且耳非為已私皆公也何有忘百姓塗炭之急便乃光昭舊交之問字鮑宣州牧行部多宿下焉司直舉劾以為輕威捐命坐之刑黜今茂泯棄天常進止由已孰使毀之小人譽之自裁為之古人病諸以為大幾茂與修善由臨鴟之愛其子遠所以害之者

度遠將軍安定皇甫規威明連在大位欲退避第數上病不見聽會友人上郡太守王曼物故規素縞到下亭迎喪發服送之因令客密告并州刺史胡芳言規擅遠軍營赴私違公當及舉奏答曰

威明欲得避第故作激發我為朝廷惜其功用何能為此私家託耶規沒為中郎將督并涼益三州時有黨事懼見及因先自上言前薦故太常張煥才任將師是附黨也又臣論輸左校時太學生張鳳羊上書訟臣是為黨人所附也昔有畏舟之危而自投水者蓋憂難與處樂其亟決

謹按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傳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事一君論語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立朝忘家即戎忘身身且忘之况於第乎方殊俗越濫大為違害朝廷比辟公肝食規義在出身折衝難而誅伐已定當見

鎮慰何有披功苟念去位弟實舊德不患無位而徒關華何所
 堪施疆推穀之亂儀于度孝武皇帝為驃騎將軍霍去病治第
 舍勅令視之曰匈奴不滅何以家為去病外戚未屬一切武夫
 尚能抗節洪毅而規世家純德何獨負哉又以黨事先自勞衛
 如有白驗其於及已而形兆有不可得唯是從何憚於病曰畏
 舟之危自投於水憂難於處與其亟決王幸必不坐太哲有云
 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人之所忌
 天自取之蓋嚴楊憚勲著王室言事過差皆伏大辟以除主威
 抑驕侵也規顧弟私教甚正也離局姦也誘巧詐也畏再慢也凶罪足

矣殺決可也

南陽五世公為廣漢太守與司徒長史段遼叔同歲遼叔太子
 舊才操南鈍小子兒既見齒卿黨到見股肱曰太守與遼叔同歲
 恩結締素薄命早亡幸來臨郡今年且以此相饒舉其子如無罪
 得至後歲貫魚之次敬不有違有主簿柳對曰册府謹終追遠興
 微繼絕然舊實不如兒宜可授之世公於是厲發曰丈夫相臨兒
 女尚欲舉之何謂高下之間耶釋兄用弟此為故段氏之家豈
 稱相遺賜之意乎竟舉舊也世公轉換南陽與東萊太守蔡伯起
 同歲欲舉其子伯起自乞子贊尚幼而弟琰幸以成人是歲舉琰

明年度舉璣璣十四未可見衆常稱病遣詣生交到十八乃治出
 治劇平春長上書臣南弱寇未任宰御乞留宿衛尚書劾奏增年
 受選減年避劇請免璣官詔書左遷武當左尉會車騎將軍馮緄
 南征武陵蠻夷緄與伯起同時公府辟璣為軍曲尉璣歸臥家軍
 功除新陽長官至下邳相

謹按古無孝廉唯有貢士貢士恩義經傳無以也春秋諸侯朝
 覲會遇大夫亦豫其好禮記曰大夫三月葬同位畢至此言謹
 終悼凶不悅子弟當見寵按也魯有右成叔聘衛右宰穀留而
 饋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不飲送以璧其妻擊攝室而居之

錄而食之其子長乃辟孔子稱可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
 大節而不可奪相與之義具於此矣語有曰白頭如新交蓋
 舊簞食壺漿會於樹陰臨別眷眷念在報效何有同歲相臨而
 可拱默者哉春秋因其可褒而褒之若乃世公二郡之舉斯為
 過矣然世人亦多淺薄在者寡慤勤之誼亡者無顧覆之施饑
 寒緩急視之若遺非徒如此而已至有可否之際受刑誅者人
 各有心兩不可得夫孝廉平除則有社稷民人傷及民人實宜
 料度以為後圖

汝南戴幼起三季服竟讓財與兄將妻子出客舍中住官池田以

耕種為上計史獨車載衣資表汝南太守上計史戴結車後與

廉為政令

謹按禮有東宮西宮辟子之私不更則資有餘亦歸之於宗也此言兄弟無離異之義也凡讓財者類與弟子弟尚幼恩情注希有與兄既出之日可居家下家無屋宗家猶有廡由廡由可首踰力者取何必官池客舍既推獨舍無表其上為其飾為良亦昭晰勿起同辟有薛孟嘗者與子弟共居弟子常求分力不能正固乃聽之都與奴婢引其者者曰與我共事汝不能使之田尾取其荒壤者曰我少時所作買意所戀也器物取其又者

好名賤
儉之人
積德

曰我服食久身口安之也外有共分之名內實十三耳子弟無幾盡之輒復更分如此者數傳稱表益三兄子分而供其公家之費此其然矣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何有讓數十萬畏人而不知欲令繳繳乃如是乎方之表薛差以千里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凡若幼起仍斯不足貴矣江夏太守河內趙仲讓舉司隸茂材為高唐令不乘輿車徑至高唐變易名姓止都亭中十餘日默入市里觀省風俗已呼亭長問新令為誰誰何官來何時到也曰縣已遣吏迎垂看起居曰正我是也亭長怖遽拜謁竟便具吏其日入舍乃謁府數十日無故使

去為郡功曹所選頗有不用因稱狂亂首走出府門太守以其宿
 有重名忍而不罪後為大將軍梁冀從事中郎將冬月坐庭中向
 日解衣裘捕虱已因傾卧厥形悉表露將軍夫人襄城君云不潔
 清當亟推問將軍歎曰是趙從事絕高士也他事若此非也
 謹按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左氏傳曰舊章不可無也凡張
 官置吏為之律度故能攝固其位天下無覬覦也今仲讓不先
 謁府乃徑到縣俱謀吏民爾乃入舍論語升車必正立執綬不
 內顧不掩不備不見人短見禮記戶有二屨不入將上堂教必
 揚家且猶若此况於長吏乎君子之仕行其道也民未見德唯

詐是聞遠薦功曹策名委質就有不合當徐告退古既行放須
 起乃逆何待死道進退自由傲狠天帝若無君父洪範陳五事
 以貌為首孝經列三法以服為先仲讓居有田業加之祿賜勢
 可免凍餒之厄未必須冬白之燬也利不體皆此也河內殷之
 舊節固分為三康叔之風既激而紂之化猶存其俗士大夫本
 矜好大言而少實行
 未隔砮風氣可謂窮源之論

風俗通義卷五

十反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易記出處默語書美九德咸事同歸殊途一致百慮不期相反各有云尚而已是故伯夷讓國以採薇展禽不去於野生孔丘周流以應聘長沮隱居而耦耕墨翟摩頂以放踵揚朱下毛而不為干木息偃以藩魏包胥重璽而存郢夷吾朱紘以三歸平仲息邑而灌纓惠施從車以百乘伯扈徒步而裸形甯戚商歌以干祿顏闔

十反

風俗通

卷五

險隘而道榮高柴趣門以避難季路求入而隕零端木結駟以負
殖顏田屢空而弗營孟獻高守以美室原憲蓬門而株楹傳曰人
心不同有如其面古今行事是則然矣比其外曰十友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父字叔遼累祖卿尹好學敦整士名不休揚
又無力援仕進陵遲而叔方雅有高問遠近偉之州郡辟請未嘗
答命往來京師委質通門太尉徐防太傅桓焉二公嘉其孝敦慰
慰契濶為之先後叔遼由此辟公府特士徵議即叔方爾乃翻然
改志以禮進退三登台表號為名宰

陽翟令左馮翊田輝叔都兄字威都俱合純懿不隕洪祚叔都最

子乎等
好賢之
心亦云
其矣

為知名郡常欲為察授之輝耻越賢兄懼不得免因緣他疾遂北
病瘖家人妻子莫知其情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天連陰
雨友人張子平吉仲考爭密共穿踰奪取衣衾寤夜獨處迫切至
矣然無敢響徒喑喑而已子乎因前抱持曰我其公也謂汝避兄
耳何意真然耶天喪斯人吾儕將何效乎相對歎歎哀動左右間
積四歲戚都果舉遷安定長史據輜垂綬還歷鄉里薦祀祖考叔
都次醜神坐頰仰因語是月司隸太尉太將軍同時並辟為侍御
史舉茂材不幸早隕威都官至武都太守太尉掾
汝南范滂孟博天資聰敏辨於持論舉孝廉光祿主事京師歸德

行孝亦
有在推
勢可執

四方影附父字叔矩遭母憂既葬之沒饘粥不瞻叔矩謂其兄弟
禮不言事辯杖而立今俱匍匐號咷上闕莫耐下困糊口非孝道
也因將入容於九江田種蓄牧多所收穫以解債負王成家立祀
三年服闋二兄仕進叔矩以自替於喪紀獨寢墳側服制如初哀
猶未歇郡舉孝拜中司勾章長病去官博士徵兄憂不行司徒
梁國盛允字子翽為議郎慕孟博之德貪穢於有禮謂孟博家公
區區欲辭大臣宜令邑人廉薦之孟博厲教曰老夫年尊絕意世
事又海內清高當路非一退而告人子翽欲德我我不受也子翽
亦以恨遂不得辟孟博病去受事而常幹宰相之職

謹按禮父為天子為天子武王建有周之號謚大王王季言手
業肇於此矣越裳重九譯獻白雉周公薦陳祖廟曰先人之德
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前漢詔曰海內大亂兵革並起
朕被堅執銳自率士卒犯危難平暴亂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
皆太公之教訓也今上尊號曰太上皇春秋之義因其可褒而
褒之孝經曰敬其父則子悅叔矩則其孝敬則躬身苦思率禮
無違矣則其友于則褒兄委榮盡其哀情矣則其學藝則家法
洽覽誨人不倦矣則其政事則施於已試靡有關遺矣君子百
行子產有四凡在他姓尚宜褒之况於父乎敬意之至猶用康

悅况於寵族乎抗爽言以拒厚旨抑所生以為已高忍能厲然
獨享其榮若乃不令之下愚派貨財於權嬖此罪人也田輝託
疾上也劉矩屈體次也范滂吾無取焉耶

巴郡太守太山沮望伯門為司徒掾同產子作客殺繫望自劾去
星行十重征四數日歸趨詣府露首肉袒辭謝太守太尉李固謝與相
見頓頭流血自說弟薄命早亡以孤為託無義方之教自陷罪惡
自男穿既與知積幸有微徇乞以代之言甚哀切李公達於原度
即活出之

高唐令樂安周糾孟玉為大將軍掾弟子使客殺久捕得太守感

亮陰為宿留糾亦自劾去詣府亮與相見亦不乞請不辭謝亮告
賓客周孟玉欲作梳直不恤其親我何能枉憲也遂斃于獄弟婦
不哭死子而哭孟玉世人誤之猶以為高

謹按春秋叔牙為慶父殺般閔公大惡之甚而季子緜獄有西
歸不授其情緩追逸賊親親之道州吁既殺其君而虐用其人
石碻惡之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君子猶曰純臣之道備矣於恩
未也君親無將王誅宜耳今二家之子幸非元惡但望誠心內
發哀情外露義動君子合禮中矣周糾苟執果毅忽如路人昔
藥羊為魏伐中山歡其子羹文侯壯其功而疑其心秦西巴蜀

命放獸而孟氏旋進其位，魔猶不忍，况弟乎乎孟軻譏無惻隱之心，傳曰：於厚者薄，則無可薄矣。

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山，太守周乘子居為太李張所舉，函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蒙國厚恩，據重任，容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下欲拯患，暇隸公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懷進退，未肯發引，妾幸有一子，足統喪紀，正相追隨，蓬墩墳，何若曜德，手室，昭顯亡者，亡者有靈，實寵賴之，沒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乘當止者，莫遂，即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祈與黃

叔度邳伯嚮咸孔叔留隨，轉樞乘拜郎遷陵長治，無異稱意，亦漢之甚官，與祈相反，俱為侍御史，公車令享相位焉。

謹按孝經：資於父母，以事君，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春秋國語：民生於三事，如一禮，斬衰，公士大夫衆生為其君，衆雖見察，授函封未發，未離陪隸，不與賓于王爵，諸臨城社，民神之主也。義當服慙，關其祀紀，夫人雖有懇切之教，益子不以從，令為孝而乘驚然，要動同儕，去喪即寵，謂能有功異也。明試無效，亦旋告退安，在其顯君父德美之有。

內太守府廬江周景仲嚮每舉孝廉，請之上堂，家人宴飲皆令

平仲言笑晏晏如是三四臨發贈以衣齋皆出自中子弟中外過
歷職署踰於所望曰移臣作子於之何有

河內太守司徒潁川韓演伯南舉孝廉唯臨辭一與相見無所寵
拔曰我已舉若豈可令恩寵積於一門乎

謹按春秋左氏傳夫舉無他也唯善所在親疏一也初奚稱其
善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舉其偏不為黨建一官而三物成晉
國賴之君子歸焉蓋人君者開門開窓號咷博求得賢而賞聞
善若鶩無適也無莫也周不綜臧否而務蘊崇之韓演不惟善
是務哉此一舉夫不擇而強用之與可用而敗之其罪一也

安定太守汝南胡伊伯建乎長樊紹孟建俱為司空虞放掾屬放
遜位自劫還家郡以伊為主簿迎新太守曰我是宰士何可委
於二朝乎因出門各戶占繫陳國紹曰柳下惠不夫父母之國君
子不辭下位獨行服事後公黃瓊大以為恨移書汝南論正主者
更絕紹文書而更辟伊

謹按春秋尊公曰宰其吏為士言於四海無所不統焉孟軻稱
不枉尺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柳下惠不枉道以事人故三
黜而不去孔子謂之不恭今紹見編會以禮遊引耳其義不同
於此伊心明審自求多福近靈帝之末司徒掾弘農董君考上

名典君事不得自劾暫以家急假太守李崇請乞相見賴領功曹與俱班錄訖乃謝遣時公表愧意亦非之然彈糾自是之後彌以滋甚郡用從事縣用府吏上下濁清良可畏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國之大綱也可不申執小懲而大戒哉

宗政南陽劉祖奉為郡屬曹吏左騎校尉薛丞君卓為戶曹吏太守公孫慶當桐章陵舊俗當以衣冠子孫容止端嚴學問通覽任顧問者以為御史時功曹白用劉祖祖曰既託帝王肺腑過聞前訓意在五品未為大過不能備光輝胥附之任而當剛身陪乘執策握筆有政而已無能為役薛丞因前自白今明公垂出未有御者雖云不敢敢充人

之周旋進退補察時闕言出成謨大見敬重亦以祖為高歲盡俱舉孝廉

謹按周禮保氏掌六藝之教其一曰御論語曰吾何執執御乎子遠衛冉子僕有政事之士列於四友然猶御者不為役也春秋左氏傳晉悼公即位程鄭為乘馬御訓羣駒知禮今國家大駕大僕親御他出奉車都尉寧可復言執策握筆而辭讓之乎凡黔首皆五帝子孫何獨今之肺腑當見履異也宗廟之人或在副貳人之化也何日之有舊時長吏質樸子皆駕御故曰從兒君臣父子其揆一也臣不肯御乎豈可然公子遂偃蹇不使

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劉祖幸免罪戾而見褒賞公孫於是失政刑矣

肱等賢不相去遠矣豈子同日而論

聘士彭城姜肱伯雅京兆韋著休明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實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東國之權大作威福翼寵名賢以彈已謗於是起姜肱為掾為太守著東海相肱告其人吾以虛獲實蘊藉故價盛明之際尚不委質况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其極而著雖以承命駕言宵征民不見德唯戮是聞論輸左技謹按易稱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傳曰朝廷之人入而不能出山林之士往而不能返言各有長也孔子嘉虞仲夷逸

和氣而聽其高為人

作者七人亦終隱約姜肱高尚其事見得思義豈不綽綽有餘裕哉韋著邁種其德少有云補可也虐刑以逞民心怨痛德薄位尊力小任重古人懼旃鮮能不及矣
趙相汝南李統少幼為冀州刺史况所奏耳目不聰明股肱掾史咸用忿憤欲詣闕自理統聞知之歷收其家遣吏追還曰統久忝重任負於素餐年漸七十禮在懸車頃被疾病念存首在比自乞歸未見聽許州家幸能為統得去實至願也居無幾果徵時冀州有疑獄章帝見問統統處當詳平克厭上心曰君大聰明刺史侵君統曰臣受國厚恩官尊祿重不能自竭有以報稱大抱重疾氣

力靡靈耳聾目眩守虛墮越自分奄忽填壑猥得承望闕廷親見御座不勝其喜權時有瘳辭出之後必復固也刺史不侵臣也上悅其遜即日免况拜統侍中

司徒九江朱伉以年老為司隸虞詡所奏耳目不聰明見椽鳥大怒曰顛而不扶焉用彼相君勞臣辱何用為於是東閣祭酒周舉曰昔聖帝明主莫不歷象日月星辰以為鏡戒熒惑比有變異豈能手書家以上聞伉曰可自立也舉為劄草臣聞易曰天垂象見言而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臣竊見九月庚辰今日丙辰過熒惑於東井辟金光輝合并移時不出經術淺末不曉天官見其非常昭

昭再見誠切怪之誠遺憤夫月者太陰熒惑火星不宜相干臣聞感德之主不能無異但當變改有以供御孔子曰雖明天子熒惑必謀禍福之徵慎察用之孝宣皇帝地節元年月蝕熒惑明年有霍氏亂孔子曰火上不可握熒惑班變不可息志帝應其修無極此言熒惑火精尤史家所宜察也楚莊曰災異不見寡人其亡今變異屢臻此天以佑助漢室覺悟國家也臣誠懼史官畏忌不敢極言惟陛下深留聖恩按圖書之文鑒古今之戒召見方直極言而靡諱親賢納忠推誠應人猶影響也宋景公有善言熒惑徙舍延年益壽况乎至尊感不旋日書曰天威匪謏言天德輔誠也周

公將沒戒成主以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言此五官存亡之機不可不謹也臣願陛下思周且之言詳左右清禁之內謹供養之官嚴宿衛之身申勅屢省務知戒慎以還未萌以此無疆謹匍匐自力手書密上上覽優表嘉其忠諫俛曰數病手能細書詔案大臣苟肆私意詡坐上謝張蒙慰勞

禮按論語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傳曰心苟不競何憚於病朱伉位極入臣視事數年訖無一言彌縫時闕又俛年且九十足以愔憤義當自引以避賢路就使有枉欣以俟命耳何能乃發忿欲自提理周舉為人謀而不忠

訖匡陳起自營衛夫奉義順之謂禮愛人而不以德不可謂仁信不由中文辭何為向遇中宗永平之政救罪不暇何慰勞之有李統內省不疚進對溫雅明主是察終為長者

蜀郡太守潁川劉勝季陵去官在家閉門却掃歲時致敬郡縣答問而已無所褒貶雖自枝葉莫方太僕杜家周甫亦去北海相在家每至郡縣多所陳說殘詔括屬太守王昱頗厭苦之語次聞得京師書公卿舉故太巨劉季陵高士也當急見徵密知以見激因曰明府在九重之內臣吏惶畏天威莫敢盡情劉勝位故太夫見上賓俯伏其於鼈蟪冷澁此如寒蜺無能往來此罪人也清雋說

義臨居篤學時所不綜而家達之寃疑勲賢成陳之罪所折而容
啟之明府賞賢得中令聞休揚雖自天然之姿猶有萬分之一詩
不云乎爾我公田遂及我私人情所有庶不為闕既不善是多見
譏論夫何為哉於是是甚悅服待之彌厚

謹按論語澹臺滅明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君子思不出
其位孟軻亦以為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劉勝在約思
純其靜已其若時意宴及言論折中亦無嫌也杜密婆娑府縣
千與王政就若所云猶有公私既見譏切不覺坐謝負而多代
善以為已力惟顏之厚博而俗矣

風俗通卷五終

風俗通義卷六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敬音

易稱先王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祀祖考詩云鐘鼓鏜鏜磬管
鏜鏜降福穰穰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况於
人乎况於鬼神乎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按萬民成性
類者也故黃帝作咸池顓頊作六莖嚳作五英堯作大章舜作韶
禹作夏湯作濩武王作武周公作勺言能辨為先祖之道也武

敬音

言以功定天下也。漢言救民也。夏大承二帝也。韶繼堯也。太章章之也。五英英華茂也。六莖及根莖也。咸池備矣。其後周室陵遲禮崩樂壞。諸侯恣行競悅。所習桑間濮上。鄭衛宋趙之教。彌以放遠。滔湮心耳。乃忘平和。亂政傷民。致疾損壽。重遭暴秦。遂以闕忘。漢興制氏世掌太樂。頗能紀其鏗鏘。而不能說其義。武帝始定郊祀。巡狩告封。樂官多所增飾。然非雅正。故繼其條暢。曰教青也。昔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鐘之管。制十二簧。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為五。六。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之五教於是乎生。八音於

是乎出。教者官商角徵羽也。音者土曰埙。匏曰笙。革曰鼗。竹曰箛。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詩曰鶴鳴九臯。教聞于天。書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由是言之。教本音末也。

教音之理雖不盡詳。而大義已了了矣。

商

謹按劉歆鐘律書。商者章也。物成熟可章度也。五行為金。五帝為義。五事為言。凡歸為臣。

歐陽子曰商儂也。亦各有理。

角

謹按劉歆鐘律書角者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五行為木
五常為仁五事為貌凡歸為民

官

謹按劉歆鐘律書官者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倡始施生為四教
綱也五行為土五常為信五事為思凡歸為君

徵

謹按劉歆鐘律書徵者社也物盛大而繁社也五行為火五常
為禮五事為視凡歸為事

羽

謹按劉歆鐘律書羽者宇也物始藏宇覆之也五行為水五常
為智五事為德凡歸為物故聞其宮教使人溫潤而廣大聞其
商教使人方正而好義聞其角教使人整齊而好禮聞其徵教
使人惻隱而博愛聞其羽教使人善養而好施宮教亂者則其
君驕商教錯者則其臣壞角教謬者則其民怨徵教泄者則其
事難羽教差者則其物亂春宮秋律百卉必凋秋宮春律萬物
必榮夏宮冬律雨雹必降冬宮夏律雷必發黎夫音聲至重所
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
謂聖述者之謂明明聖者述作之謂也

有德者
有禮者
有義者
有智者
有信者

凡俗通

卷六

三

墳一作壙者古字也

謹按世本暴辛公作墳詩云天之誘民如墳如麓墳燒土也圍五寸半長三寸半有四孔其二通凡為六孔

笙

謹按世本隨作笙長四寸十二簧像鳳之身正月之音也物生故謂之笙詩云我有嘉賓鼓瑟吹笙木笙謂之篪小者謂之和也

鼓

謹按易稱鼓之以雷震聖人則之不知誰所作也鼓者郭也春

分之音也萬物郭皮申而出故謂之鼓周禮六鼓雷鼓八面路鼓四面鞀鼓晉國皆一面詩云擊鼓其鏜論語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只引經書下證便了絕不藤蔓

管

謹按詩云嘒嘒管聲管備舉禮樂記管漆竹長一尺六孔止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而玉母來獻其白玉琯昔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生白玉管知古以玉為管後乃易之以竹取夫以玉作音故神人

琴瑟
左用列國志

和鳳皇儀也

謹按世本宓戲作八尺一寸四十五絃黃帝書泰帝使素女鼓瑟而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二十五弦春秋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徵之音有玄鶴二十八從南方來進於廊門之扈再奏之而成列三奏之則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聲聞於天平公大詵坐者皆喜乎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於清徵乎師曠曰不知清角乎公曰清角可得聞乎師曠曰不可昔黃帝駕象車交龍畢方並轡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

鳳皇四音上

道虎狼在後虫蛇伏地大合鬼神於泰山之上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以聽之聽之將恐有敗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奏之有雲從西北起再奏之暴風亟至大雨灑沛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凡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於室側身逐疾痛晉國大旱赤地二年故曰丕務德治而好五音則窮身之事也今瑟長五尺五寸非正鼈也板題中能作韻越所以為妙

磬

謹按世本毋句作磬尚書豫州錫貢磬錯詩云笙磬同音論語

結令而酌

子擊擊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心哉

鐘

謹按世本垂作鐘秋今之音也詩鼓鐘于宮鼓聞于外論語云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周景王將鑄大鐘單穆公諫夫先王之制鐘也大不出均重不過石律度量衡於是乎生小大器用於是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鐘聽之弗及此之不度鐘磬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無益於樂而解民財將焉用之

祝

謹按禮樂記祝漆桶方書水方三尺五寸高尺五寸中有椎上

用祝止音為節書曰合止祝故笙鏞以間鼓所以五者繫五行也音所以八者繫八風也傳曰八音之變不可勝聽也由經五藝六而其枝別葉布繁華無已也

琴

謹按世本神農作琴尚書舜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洽詩云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雅琴者樂之統也與八音並行然君子所常御者琴最親密不離於身非必陳設於宗廟卿黨非若鐘鼓羅列於虛懸也雖在窮閭陋巷深山幽谷猶不失琴以為琴之大小得中而鼓音和太鼓不護人而流漫小鼓不湮滅

而不關造之以和人意氣感入善心故琴之為言禁也雅之為言正也言君子中正以自禁也夫以正雅之教勸感正意故善心勝邪惡禁是以古之聖人君子慎所以自感因邪禁之造故近之間忌則為從容以致思焉如有所窮困其道閉塞不得施行及有所通達而用事則著之於琴以舒其意以示後人其道行和樂而作者命其曲曰暢暢者言其道之美暢猶不敢自安不驕不溢好禮不以暢其意也其遇閉塞憂愁而作者命其曲曰操操者言遇舊遭害困在窮迫雖然怨恨失意猶守禮義不懼不憚樂道而不失其操者也伯牙方鼓琴鍾子期聽之而意在

高山子期曰善哉乎巍巍若泰山頃之間而意在涿水鍾子又曰善哉乎湯湯若江河子期又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為音者也今琴長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也七絃者法七星也

琴中之趣沒得之矣

空矣 又次矣

謹按漢書孝武皇帝賽南越禱祠木一石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姓冠章耳或說空矣取其空中琴瑟皆空何獨坎矣耶斯論是也詩云坎坎鼓我是

其文也

等

謹按禮樂記五絃筑身也今并涼二州箏形如瑟不知誰所改
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

筑

謹按太史公記燕太子丹遣荆軻欲西刺秦王與客送之易水
而設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歌為濮上音士皆垂髮涕泣沒
為羽聲慷慨而索頭自髮盡上指冠荆軻入秦事敗而死漸離
變名易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

筑伎養不能出言曰彼有善不善從者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
竊言是非家夫人作樂召前使擊筑一坐稱美賜酒而漸離念
久畏約毋窮也時乃退出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莫
不驚愕下與亢禮以為上客使擊筑歌無不涕泣而去者宋子
客傳之聞於秦始皇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高漸離始皇惜其
善擊筑重殺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漸離
乃以鉛置筑木中浚進得近擊筑朴始皇不中於是遂誅
每 叙事出入子長而情景更勝

謹按易稱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詩云坎其擊缶宛丘之道五者凡器所以盛樂秦人鼓之以節歌太史公記趙惠文王與秦昭王會於滹池秦主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主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曰某日秦主與趙主會飲令趙主鼓瑟蘭相如前曰竊聞秦主善為秦鼓請奏所以相樂秦主怒不許於是相如進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張目叱之皆靡於是秦主不憚為一擊缶相如顧召御史書曰秦主為趙主擊缶也

笛 籥同

謹按樂記武帝時丘仲之所作也笛者滌也所以蕩滌邪穢納之於雅正也長二尺四寸七孔其後又有卷笛馬融笛賦曰近世雙笛從卷起卷人伐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後截竹吹之音相似刻其上孔通洞之材以當樞便易持京君明賢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散五音畢

批把

謹按此近世樂家所作不知誰也以手批把因以為名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行四絃象四時

琴

謹按禮記管三十六簧也長四尺二寸今二十三管

何不引睿王好琴事實之

簧

謹按世本女媧作簧簧笙中簧也詩云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簧

謹按周禮籥師氏掌教國子故籥詩云以籥不僭籥樂之器竹

管三孔所以和衆教也

籥與竹同

謹按世本蘇成公作箎管樂十孔長尺一寸詩云伯氏吹埙仲

氏吹箎

箎

謹按尚書舜作箎韶九成鳳凰來儀其形參差象鳳之翼十管

長一尺

箎

謹按禮樂記三孔箎也大者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箎

箎

謹按漢書舊注箎吹鞭也箎者撫也言其節撫威儀

箎

謹按漢書注荻箒也言其聲音荻荻各自定也
風俗通義卷六終

風俗通義卷七

窮通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易稱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然時有昏晦詩美滔滔汜漢南北之
紀然時有壅滯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然時有困否日月不失
其體故救而復明江漢不失其源故窮而復通聖人不失其德故
於而復興非唯聖人與爾曹厚夫有恒者亦允臻矣是故君子厄
窮而不悶勞辱而不苟樂天知命無怨尤焉故錄先否後喜曰窮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藜藿不糝而猶絃琴於室顏回
 擇菜於戶外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逐於魯削迹於衛拔樹於
 宋今復見厄於此終夫子者無罪籍夫子者不棄夫子絃歌鼓舞
 末嘗絕音蓋君子之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對以告孔子孔子
 恬然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小人也召吾語之子路與子貢入
 子路曰如此可謂窮矣夫子曰由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
 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性之患其何窮之為故
 內省不疚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太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

松柏之茂也昔者桓公待之莒晉文公得之曹越得之會稽陳蔡
 之厄於丘其幸乎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制春秋之義著春秋
 之法復相走公魯于夾谷昭舊以正其禮抗辭以拒其侮齊人謝
 過來歸郵謹龜陰之田

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為迂遠而濶於事情
 然終不屈道趣舍枉尺以直尋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能用孟子
 去齊丑士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為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
 且至則是于祿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書是何需
 滯也軻曰夫丑士烏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

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遠王庶
 幾改諸王如改之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
 有歸志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
 先於匹夫者以為賢乎樂正子以克告於君君將為來見也嬖人
 有臧倉者沮若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
 所能也吾不遇於魯矣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又絕糧
 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
 篇以為聖主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賊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

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揚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
 日充塞仁義也仁者我充塞則率獸食人將相食也吾為此懼爾
 先王之道距揚墨故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三聖而予豈好辯
 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為上卿
 孫况齊威宣王之時聚天下賢士於稷下尊寵若鄒衍曰駢淳
 覽之屬甚眾號曰列大夫皆世所稱咸作書刺世是時孫卿有秀
 才年十五始來游學諸子之事皆以為非先王之法也孫卿善為
 詩禮易春秋至襄王時而孫卿最為老師齊尚循列大夫之缺而
 孫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孫卿乃遭楚楚相春申君以為蘭陵

士之
孫卿或
去或來
如也則
好士豈
易言哉

今人或謂春申君湯以七十里之王以百里孫卿賢者也今與之
百里地楚其危乎春申君謝之孫卿去之游趙應聘於秦是時七
國交爭尚於權詐而孫卿守禮義貴術籍雖見窮橫而猶不無其
志作書數十篇疾濁世之政國亂君危相屬不遵大道而信乎平
祝信辨祥蘇秦張儀以邪道說諸侯以大貴顯隨而笑之曰夫不
以其道進者必不以其道仕又小五伯以為仲尼之門蓋稱其功
後客或謂春申君曰任尹去夏入般般王而夏衰管仲去魯入齊
魯而不齊昭故賢者所在君尊國安今孫况天下賢人所去之國
其不安乎春申君使請孫况况遺春申君書刺楚國因為歌賦以

遺春申君因不得已乃行游為蘭陵令焉

虞卿游說之上也一見趙孝成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拜
為上卿故號為虞卿其後范雎之仇魏齊亡過平原君於是秦昭
王請平原君願為布衣之交與飲數日請曰周文王得呂尚而以
為太公齊桓得管夷吾而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
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取其頭不然吾不與君於關平原君曰
貴而交者為賤也富而交者或貧也夫魏齊者勝之交也在國不
出况今又不在臣所乎昭王乃遺趙王書曰范君之仇魏齊在平
原君家王使又疲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與王之弟

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

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印與魏齊間行念諸侯莫可以赴
急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以至楚而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與未
肯見曰虞卿何如人哉時侯嬴在傍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也夫虞卿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斤再見拜為上卿三見
平受相印萬戶侯當是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
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戶侯而間行以急士窮而歸公
子公子曰何如人知人固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
聞信陵君之初重見之大怒而自刎趙王聞之卒恥其頭與秦

乃遣平原君虞卿遂留於魏魏趙畏秦莫復用因而不得意乃著
書八篇號虞氏春秋焉孟嘗君逐於齊見反譚子迎於道曰君德
於齊木夫乎孟嘗君曰有譚子曰如意則殺之乎夫富貴則人爭
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固然也願君勿怨請
以市論朝而逐焉夕而逐焉非朝愛之而夕憎之也求在故往亡
故去孟嘗君曰謹受命於是則所怨者名而已
韓信常從南昌亭長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早食食時信往不
為具食信亦知意遂絕去釣城下有一漂母見信餓飯之竟漂數
十日信曰吾必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表手孫耳宜

風谷通

望報乎淮陰，水年有悔信者曰：君雖效麗好，帶長劍，怯耳，能及刺我，不能則出我，跨下於是信熱視之，俛出跨下，匍匐，商人皆笑，以為信怯，次佐命大漢，功冠天下，封為楚王，賜所食，母千金，及長，與百錢，公中人，也為德不竟，召辱信之少年，以為中尉，告諸侯將相曰：此人壯士也，去辱我，時豈不罷殺之，殺之無名，故忍至於此也。

韓安國為梁中大夫，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灰灰獨不復笑乎？田甲曰：然則澗之，居無幾，梁內史缺，孝景皇帝遣使者，即拜安國為內史，起徒中為二千石，田甲凶，安國曰：甲不能

我威乃宗，甲肉袒謝，安國笑曰：公等可與治乎？卒善過之。李廣去，雲中太守屏居藍山，南山中射獵，常夜從一騎出，飲田間，遇霸陵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亭下，居無何，匈奴大為邊害，於是孝武皇帝乃召廣為平北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斬之，上書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殺暴於夷貊，威被憐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稱朕之指哉。

太尉沛國劉矩叔方為尚書令失將軍梁冀意遷常山相去官冀妻兄孫禮為沛相矩不敢還鄉里訪友人彭城環王都王都素敬重矩欲得其意喜於見歸為除慮所意氣周家人有請王都者渴至無日何宜為其主乎王都因事遠出家人不復占問暑則鬱蒸寒則凜凍且饑且渴如此一年矩素直亮眾談同趙冀亦舉寤轉薄為厚上補茂事中部復為尚書令五卿三公為國光鎮王都慙悔自絕司徒中山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溫病過友人鄴令謝著著拒不通因載病去至汲積六七日止客舍中諸生曰今君所志沈結困無醫師聞汲令好事欲往語之恬曰謝著我舊友也

不相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死生命也醫藥為諸生事急坐相守吉凶莫見收舉便至寺門只白時令汝南應融義高聞之驚愕即嚴便出徑詣休摩手自收模對之再跪曰伯休不世才當為國家幹輔何有生相知者默止客舍不為人所知避遊不自負我家上有尊老下有弱小願相隨供入解傳伯休辭讓融遂不聽歸取衣車厚其薦薦躬自御之手為丸藥口嘗饘粥身自分燕三四日間加甚劣極便制衣棺器送終之具浚稍加模又謂伯休吉凶不諱憂怖友心間麤作備具相對悲喜宿止傳中數十餘日伯休強健入舍後宰家酣宴乃別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

今豫章太守太將軍從事中郎義高為廬江太守八年遭母喪停
柩官舍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闋而恬拜司隸薦融自代歷典
郡名冠遠近著去鄴淺薄流聞不為公府所取

司徒穎川韓演伯南為丹中太守坐從元季朝為南陽太守刺探
尚書演法車徵以非身中賊豐道路聽其從容至蕭蕭令吳斌演
同歲也末至謂其竇從到蕭乃一相勞而斌內之性狂堅其鏗旋
躬將兵馬送之出境從事汝南閻符迎之於村秋相得令止傳金
解其桎梏入與相見為致餽異曰明府可在冰解今以公徵往便
余不宜浚入以介意意氣過於野望到亦遇赦其間無幾演為

沛相斌去官乃臨中負首辟符焉

太傅汝南陳蕃仲舉去光祿勳還到臨穎巨陵亭從者擊亭卒數
下亭長閉門收其諸生人客皆厭毒痛飲復收蕃蕃曰我故木匠
有罪州郡尚當先請今約勅兒客無素幸皆坐之何謂乃欲相及
相守數時會行亭掾至因乃得免時令范伯弟亦即殺其亭長蕃
本召陵父梁父令別仕平輿其祖河東太守冢在召陵歲時往祠
以先人所出重難解亭止諸冢舍時令劉子興亦本凡庸不肯出
股肱爭之耳乃會其冢上蕃持板迎之長跪今徐乃下車即坐
不命去板辭意又不謙恪蕃浚忿之令去顧謂賓客平輿老夫何

欽召陵令哉不但為諸家故耶而為小堅子所慢孔子口假我數
年乎其明年桓帝赫然誅五侯鄧氏海內望風草偃子與以職
見彈埋於當世矣著起於家為尚書僕射太中大夫太尉

謹按尚書曰人唯求舊詩云雖有兄弟不如女生論語又要
忘平生之言周禮九兩友以任得民是以隋會圖其身而不遺
其友鮑叔度其德而固推管子厥後陵遲彌已凋散伐木有鳥
鳴之刺谷風有棄予之怨陳餘張耳攜手邀秦友猶父子及據
國爭權還為豺虎自漢所稱王貢彈冠蕭朱結綬博育復原共
終始以交為難况容悅偶合而能申固其好者哉故長平之史

移於冠軍擢其之客移於武安節當汲黯亦旋復然翟然疾之
乃書其門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自古患焉
非直今也韓信龍秩出跡下之人斯難能也安國不念舊惡今
禮中平李廣因威歸忿非義之禮宣尼豎陳皆降而汲水兼濟
天下唯虞卿逼於彊秦獨善其身續述篇籍垂訓後昆昔子夏
心戰則癯道勝如肥何必高位豐辭以為融豁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風俗通義卷八

漢 汝南應劭纂

明 竟陵鍾惺評

祀典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禴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
典禮加之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
人所以為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招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
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
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

祀典

鄉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
祈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不交
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營窟夷表宰鬪七益物盛則哀自
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以廢為反本微詞妙甚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上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
乃今而知有小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
而後耕今既耕而上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

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親
以給宗廟樂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抄辨借故曰籍田
考較精詳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故封土以為社而起
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為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
又曰以御田相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九土以
土故封為上公祀以為社非地祇

報功二字足以盡之必求其神以實之則鑿矣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蔬菓故立以
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社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有
食也而邾文公用緇子子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
不相為用祭以為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
日庚午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

之神為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為金相也

稷正神也與其餘不同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
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右稷也歐陽籛揚田農之勤
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右稷也左中郎
將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

祀於
靈星
人巳好

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柱也
祀以傳訛從來如此主溥之答盡之矣

竈神

禮記曰臯父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
尊于瓶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
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善祀
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後成

執金吾封原庶侯興衛尉鮑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
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竈五祀之一亦正祀也引入老婦黃羊等語便覺 經矣

風伯

楚辭說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
易巽為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以風雨養
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為風伯故以戊
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為木相也

風伯雨師二解典而有據舍此未免荒唐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為玄冥師鄭大夫子產

玄冥雨師

謹按周禮以禋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太山不祭朝而漏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為雨師故以己丑日祀雨師於東共土勝水為火相也

釋師字義精

桃梗 葦艾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相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懸官一以臘除夕飾桃人我葦艾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外聽蘇秦欲其之曰臣之來也過於牆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同類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為人至歲八月天墜墜水至

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東國桃水也削子以為入隆雨下瀦水至洪子而汎汎何如矣夫塞之國辭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楚公患之外孫穆叔曰枝殯而趨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菊先枝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蔽冰深山窮谷其蔽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弘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莖傳曰葦莖有藪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被之於廟薰以葦莖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莖者欲人子孫蕃殖不

其類有如葦莖莖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
能執梅樞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其
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此俗舉也然屢見於書史可見從來未能免俗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杆雞守固禮貴報功故
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
出故以雞祀祭也

新舊家記曰：擇墓
動問於信曰正月一日
房雞三日方狗三日
羊四日方猪五日
牛六日方馬七日
人正旦量雞於門
古俗於帳一今日
不殺雞三日不殺狗
三日不殺羊四日不殺
猪五日不殺牛六日不
殺馬七日不刑亦以
義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食臘故以戌
日臘成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雞門雌者戶
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斲其尾歸以告
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
日雞祀日以其朝鶩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痲悟殺
雄雞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繇此
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雞小牲也小祀用之自便或亦無許多深義耳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穰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
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大磔穰
犬者金畜穰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以生令萬物遂成其
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終也

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毒今以白犬以
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然則然矣恐正人君子不為也

臘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及者腓臘而買水楚俗以十二月

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太蜡漢改為臘臘者獵也
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
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解釋名義抄在近理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覽
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
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
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楔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女巫巫掌以板除溲
浴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
人解癘生疾之時故於水上灑潔之也已者祉也邪天已去析

分社也

蘭亭脩禊即其遺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芄芄棫模薪之想之周禮禋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
中文昌上六星也想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
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
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卷八終

風俗通義卷九

漢 汝南應 劭纂

明 竟陵鍾 惺評

怪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太夫五祀士門戶庶
人祖蓋非其鬼而祭之誦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魯公將祭鍾巫
遇賊為氏二世欲解淫神閻梁劫弒仲尼不許子 禱而消
之笱平苟營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繇是觀之則聖而
畏者從自取之厥咎饗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 動禍轉

怪神

為福矣傳曰棟者中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為青羊論語子

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見著者曰怪神也

正論足以破惑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鼓長如轆拱立而立
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
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王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
笑不終日而病愈予之祖父柳為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
宜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弩於杯形如蛇宜畏惡之然不敢

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
愈後彬因事過至宣家闚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彬
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
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
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憚絲是瘵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
焉

理在天地間原無可疑只是粗人不察故惶
一 到細心

明智人眼中便了了矣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聞而不勝晏子
謂公曰吾夢與二日聞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
夢者立於閨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曷為見
與二日聞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
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居三
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日之功也晏子教臣對也公
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日之言對故有益也使日身
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日無功焉公召更而使兩賜
之晏子不為奪入之功占夢者不敵入之能

言期 信何心出之於已晏子又開一進宮法矣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
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為酒
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
而復曰請為太后耕田歌太后笑曰願汝父知田取谷生而為
王者子安知田乎曰日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其種者鋤
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
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子之矣無

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懼雖大且亦皆依之高后崩諸王作亂欲
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
 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海都邑郊
 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十石車商人吹篳為之立服帶綬
一盛時必至此備置官屬烹殺誣歌紛籍車自轉相狂曬言有神明其譴問祠
 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往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東
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為病者哉
 子為營陵令以為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
 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

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
 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莒宜常血食於宗
 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
 其愚可懲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崇死生有
 命吉凶繇人哀哉黔黎漸深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公條下
 禁申約吏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便牧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
 紀主者覺截歎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內侍
禮曰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
 其歆禮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

三邊分擊師老罷弊朝廷旰食百姓囂然禮興在百年饑則損
 自今聽歲再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示落也
 紉華方廉察之明為身計而復僭失罰與上同以見處勿後
 中覽

處置毘得中道然民情不盛即哀安知其後之不如前也
 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為取公嫗歲易男不得
 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均曰衆巫與
 神合葬知其旨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平家男女以解

公嫗巫拉頭服罪乃殺之是後遂絕

與河泊嫁女同意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
 口懼彼崇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
 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其
 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曰倫曰夫建
 功立事在敢斷為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
 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無知又

何能困人遂殺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死者課部
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
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接動不安或接祀長子而初之愈急
後遂斷無復有禍崇矣

愚民無知易入鬼趣非平大君子夕持風化未有能操回者
也

鮑君神

謹按汝南銅陽有於田得麀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
澤中行望見此麀著繩因持去念其不辜持一鮑魚置其處

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麀反見鮑魚澤中非入道路怪其如此大
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衆至數十
惟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
歷祠下壽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祠家
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換成之取

奇而趣讀之噴飯

李君神

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視之
中有王因殖種以餘漿澆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相告語

有病目痛者，思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豚。痛小疾亦行，自愈。眾大歡聲。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京數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有何神，乃我所謂種耳，因就斯也。」

天下知邑，小祠大都，類此。

石賢士傳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斤餅，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憩遺一片餅，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容適會問，因有是，餽客聊調之。石人能言。

痛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頂痛者摩其股，亦既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輶擊，惟帳絳繒，呼竹之音聞，數十里，對郭常往，護視數生，亦自啟，亦復其效矣。

以黎詩偶成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亦福。曲盡此情。

世間多有士人，鼻持其家，語聲氣，所說良是。

謹按陳國張漢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延叔堅讀。傳行後，舉月，思勿持其女，第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苦饑寒，操挂單後，首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壙中皆亡，取又李如。

一頭生文秀在書篋中往求愛之乘如其言婦尚不知有與也
 新從葦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為以審父母諸弟哀經
 迎喪去積舍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
 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憫之良久漢直乃前為父拜說
 其本末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夫死者漸也鬼者常也
 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殷人用塗器周人兼
 用之禮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
 絲未曉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也止於籍京子以為築封
 殺是以成軍可不瀆湯武之衆古甲既察且復又今

嗜食也畜生凡某肝驚殿尚能病人用物精多有生之
 靈者也何不芥蒂於其胸腹而割裂之此猶死者無知害者矣
 而時有漢直為狗鼠之所為

世間二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為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傳喪在溪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
 氣熱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實鞭撻及婢嘗得其過
 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劉銜絕如是三
 後飲醉形壞但得若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
 高之益怪又不足怪

世間多有狗作變性補殺之以血塗門戶然衆得

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役事在家向人行家

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論君子狗見人行殺之何傷叔堅見縣令

還解冠榻上狗其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纏挂著之取

狗於竈前著火家益怔忡復云兒婢皆在田中向助著火幸可

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復數

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大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

不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卜

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禪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憚懼

氣承虛故速答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
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

修德諸侯脩政大夫脩家士脩身乃即齋館忘食寢請禱曰

孤犧牲瘞蠶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三也賦

役重數刑罰慘冠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更夢

天殺蛇曰何故當罪君道為及明視之則已集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

詎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子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古扶風咸仲英為侍御史家人作_不設案欲有
 塵土投汗之炊臨_不知釜處兵卒自行火從_不處簾中起衣物
 燒盡而_不故_不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_不庭中有入聲
 言汝鏡孫女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_不二三白乃於清中_不下
 啼_不此非_不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物
 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為之誠欲絕殺此約遣益喜歸鄉里皆如
 其言因_不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陽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_不共_不厲厭者皆亡

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侍奉塚宜祿鄭奇
 來去亭六七里有二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
 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擡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_不昏冥遂
 上樓與婦人樓宿未明發去亭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去
 亭長亭長擊鼓會諸盧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_不里吳氏婦新
 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新
 頃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畫按北都督郵西平到白夷年三十_不所大有才_不長沙太守
 若輩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_不年可至前亭

曰欲作不書便留東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
望至掃除須臾便上未寔樓礎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
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火但藏置臺中耳既寔愁服生誦
六甲孝經易本記臥有頂更轉東首以軍巾結兩足憤冠之密
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震伯夷持
被掩足蹠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燃視老婢
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旦發樓臺得所斃人結百餘因從
而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讎令屍亡沂江而上到嶺山
丁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為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

多發怒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鬼魅世界如此智勇人不可少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為怪者

謹按杜陽太守江夏張遠叔高去鴈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
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遺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
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
大流源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
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
如也徐熱視非人非獸也遂代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亮

刑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鄆里蕭祝祖考白日繡衣榮華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變黷黷物惡能壽人乎
 妙於治怪只是二不問不觀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馮和為議郎發綬高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宗寧方得其先人秘要請使下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為名後五年為大將軍南征此吉祥馮和意威名解實惟且感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馮和以

威名素著選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為屯騎校尉將作木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闕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不為而馮和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為變怪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為司徒長史五月未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于收莫之壁白如故還林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子適往諸淡相告因為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抄

曰光未
必主此
或與或
別有而
詳見于

索隱窮神知化雖唯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筮
間來候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
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言誠有敬瞻願
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惟白
光如門明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到
秋節還比行郡以金為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恠異如此故
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也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守
揚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為度遼將軍歷
登三事今妖見迎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入郢也
風俗通卷九終

風俗通義卷十

山澤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山立五嶽設
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戎子男大小為差
禹書咸秩無文王者報功以秩秩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
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漢 汝南應 啟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山澤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土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唯山乎故為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鴈縣次傳送京師四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揆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黟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物滋繁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

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嵩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於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月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遠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循之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閏道大備嶽者角功也

經融陟幽明也

考古精確

四瀆

河出穀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
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謁者掌四瀆禮祠與
五嶽同江出蜀郡渝流互徵外岷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
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太復山東南
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入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
常山房子黃皇山京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濼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太傅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
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
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
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
泰山西東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
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巖

謹按尚書堯禪舜於大麓舜林屬也。研也春秋沙磧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阜麓易稱即庶無虞以從禽也

京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猶文子與林向遊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於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殺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

也其非陵文王之避風雨也殺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陵西殺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如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如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土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管度變壘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顯丘宛丘之下論語丘人之賢丘陵也爾雅丘下有名丘王

在河南二在河

墟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處也郭氏古之諸侯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為女墟也今故廬居慶高十者亦名為墟姚墟在齊陰城陽縣帝題之墟闕伯之墟是也

阜

謹按詩云如山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首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阜七

八里維壯芒坂即為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部者阜之類也今齊魯之間田中少高印名之為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與百姓也魯有秦野晉有秦陸秦有陽紇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有具區齊有泲陽燕有昭餘邠有圃田周有焦澤之入美有九州之藪揚州之區在吳縣之西曰雲夢在華

惟字子說訓
培字部不倫
如人
培字部不倫
培字部不倫
培字部不倫
培字部不倫
培字部不倫
培字部不倫
培字部不倫
培字部不倫

南今有雲夢長
涿州曰圃田在
知在河慶兗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
谷亭幽州曰奚養在虎縣東漢州曰秦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
曰昭餘祁在鄆縣非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為逋逃淵
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薪蒸虞侯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藪與荷傳曰水草交厝
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
之芟蒲舟鮫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
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
氏傳齊景公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趙大沛沛者草
木之叢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
諫吳王與我
之利也

滅吳范蠡乘云

五湖湖者言流

也川

以溉灌也今在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用於何所池陽谷也趙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鍾云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埶數斗且溉且糞長

我稷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為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馬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卷十終

萬治三曆仲夏士

